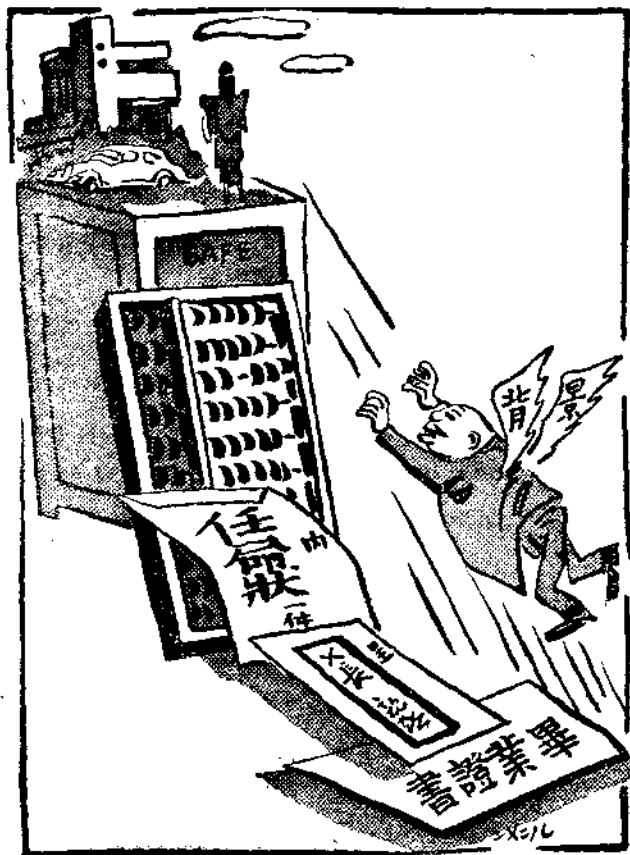


經緯 出版社發行

登天圖

張文元作



主編：

魯莽
程仲文
張德

經緯

週刊

新一卷 第十期

(每逢星期日出版)

登天圖

經緯評壇

民主又到了懸崖絕壁

見雞而捉

鍾期森之死

我與郁達夫

白蝨的人生觀

為「民喉舌」的新聞紙

南京圖書館藏

張文元

程仲文

大華力士

徐仲文

張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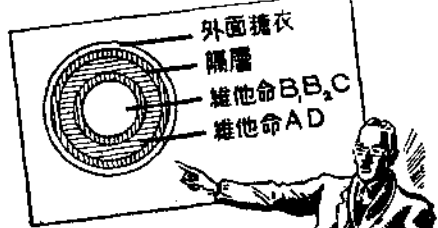
易君

何公

程仲文

南京圖書館藏

丸命他維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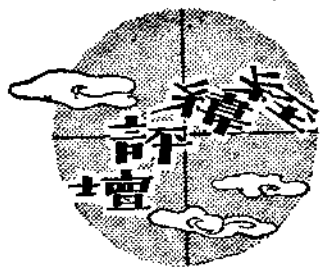
採用分層製法
合於美國藥典
最合理想之維他命丸

(1) 大維他命丸每盒注明日期，因此保證新鮮，其功效之偉大，可以想見。
(2) 根據最新最合理之分層製法使各種維他命不致因互相接觸而消失其效用。



MULTI-VITAMINS
GELUCAPS
U.S.P. Formula

理經行易貿合四 行發廠藥美中國美
二三七六九話電 室三〇二第〇八二路五九海上



誰不肯「屈服」

那裏有和平

打得勝負互見，則用政治的好術來拖，拖可以有倖倖一逞的機會，打得一面倒呢？那就恐怕要圖窮七現了。

這一週共軍進陝西，濟甯陷，張垣緊，哈市危，大同散，軍事實在不利，這使共黨獲得一番事實的教訓，但是共黨是意志堅定的，他們不會因爲暴露這些弱點，而懷疑他們「奪取政權」有化作塵烟的危機。因此「五人」

「三人」還在爭，周恩來在上海還高喊着「決不屈服」呢？這不是太刺激了嗎？在內戰之中，居然有「屈服」的字樣出現，用屈服代替了和平，和平却變成了滅亡。

傅宜生 將軍在廿日致電毛澤東

先生，這是一篇日月同光的現代文件，國民黨尚擁有這樣仁智雙絕的將領，是無理由可以滅亡的。

傅將軍等於獻計於毛澤東先生：第一要重新研究政治路線。因爲政府今天有着若干缺點，但人民更厭惡你們翻身算賬，人民對政府的不滿是好與不好的比較，對於共黨却是能活與不能活的難關。第二要放棄武力萬能的觀念，而應該取決於人民的意志。革命形勢是客觀實在的，並不是主觀強求的，現在人心厭亂，武裝革命便無成功之望。

傅將軍最後請毛先生，請他參加政府，然後保薦賀龍去代替他的職務，那時他將樂願「在毛先生部下當一個最低級的職員，而絕對忠實服務你」。傅將軍還稱國民黨仁智雙絕而又又是民主的後傑，黨爭如果不決定於兵爭，傅將軍

現了。

這週共軍進陝西，濟甯陷，張垣緊，哈市危，大同散，軍事實在不利，這使共黨獲得一番事實的教訓，但是共黨是意志堅定的，他們不會因爲暴露這些弱點，而懷疑他們「奪取政權」有化作塵烟的危機。因此「五人」

「三人」還在爭，周恩來在上海還高喊着「決不屈服」呢？這不是太刺激了嗎？在內戰之中，居然有「屈服」的字樣出現，用屈服代替了和平，和平却變成了滅亡。

傅宜生 將軍在廿日致電毛澤東

先生，這是一篇日月同光的現代文件，國民黨尚擁有這樣仁智雙絕的將領，是無理由可以滅亡的。

傅將軍等於獻計於毛澤東先生：第一要重新研究政治路線。因爲政府今天有着若干缺點，但人民更厭惡你們翻身算賬，人民對政府的不滿是好與不好的比較，對於共黨却是能活與不能活的難關。第二要放棄武力萬能的觀念，而應該取決於人民的意志。革命形勢是客觀實在的，並不是主觀強求的，現在人心厭亂，武裝革命便無成功之望。

傅將軍最後請毛先生，請他參加政府，然後保薦賀龍去代替他的職務，那時他將樂願「在毛先生部下當一個最低級的職員，而絕對忠實服務你」。傅將軍還稱國民黨仁智雙絕而又又是民主的後傑，黨爭如果不決定於兵爭，傅將軍

國大再召開

民主應實現

國民大會的召集令，有於十月二日頒發之說，這又是政府對共黨所採取的一種「攻勢」。一還政於民，今天要兌現了，喊民主便不能阻撓「行憲」呀！

不過問題還不簡單，共黨不會推派代表參加大會是必然的，但其他黨派能否和衷共濟呢？這不能說的。同時又傳政府改組，勢難實現，然則一種粉飾性質的「行憲」工作，似乎又值得提請注意的了。我們覺得今日的國共之爭，第一目的，應以各自在廣大人民基礎之上站得穩，而非打擊對方使之站不穩。能如此想，如此做，內戰的局面，決不致惡化至此了！

周逆今入獄 早該該死了

大漢奸，而且是一隻毒蟲，楊慶華，馬顯良五逆，已經起解抵京，總歸入獄。這一批曾經自稱爲有功的好逆，或者投機地與軍統發生過關係，但誰能說道就可以洗刷滔天的罪行？

聽說十一月十二日國大召開以前，這些大漢奸案都要結束，周逆等定獻伏法或者要比審陳精衛逆爲速，「早就該死了」。就趕快辦了罷，上海市參議會要中央限期檢舉漢奸，以免「擾民」，不過像罪在第一的周逆，方在起解「限期」云云，不知中央如何限法？更不知限期一過，漢奸如何能金銀脫壳搖身一變爲善良的國民？這是記者聯帶所發的題外文章。

我們曾判斷美國政策，不可能一百八十度急轉，果然華萊士的親蘇政策，被貝爾納斯親英政策所修正了。杜魯門在徬徨迷惑之餘，終於選擇了一條路，要華萊士辭職了。三十日杜魯門發表正式聲明說：「余已於今日要求華萊士辭去其在內閣中之本職，事實已極顯明，渠之外交政策觀點與行政當局——余深信後者足以代表大多數民意之觀點——有基本上之衝突。吾人不能允許此項衝突，危害吾人在國際關係中之地位。」

華萊士之有今日，我們以爲在他改任商務部長的一天早註定了，商務部長而發表外交演說，誰曰沒有這般結果？

然而美根本無歧見 國政潮的餘波，依然還是足以重視的。今後或者華萊士會採取一種更積極的政治活動，或者美國的工潮會更形擴大，否則美國外交政策在大前提不變之下，加以緩和的改變。繼華萊士長商務部的是前駐蘇大使哈立曼，可見美國對蘇不肯讓步，並非決心與蘇一戰，反之，正是意圖避免造成另一個「慕尼黑」而已。因此羅斯福總統夫人說，強調華萊士與貝爾納斯間的歧異是並不準確的，這句話爲今日美國人都應該服膺，同時也可以作我們瞭解美國的

美國政潮轉穩

華萊士卒辭職

我們曾判斷美國政策，不可能一百八十度急轉，果然華萊士的親蘇政策，被貝爾納斯親英政策所修正了。杜魯門在徬徨迷惑之餘，終於選擇了一條路，要華萊士辭職了。三十日杜魯門發表正式聲明說：「余已於今日要求華萊士辭去其在內閣中之本職，事實已極顯明，渠之外交政策觀點與行政當局——余深信後者足以代表大多數民意之觀點——有基本上之衝突。吾人不能允許此項衝突，危害吾人在國際關係中之地位。」

華萊士之有今日，我們以爲在他改任商務部長的一天早註定了，商務部長而發表外交演說，誰曰沒有這般結果？

然而美根本無歧見 國政潮的餘波，依然還是足以重視的。今後或者華萊士會採取一種更積極的政治活動，或者美國的工潮會更形擴大，否則美國外交政策在大前提不變之下，加以緩和的改變。繼華萊士長商務部的是前駐蘇大使哈立曼，可見美國對蘇不肯讓步，並非決心與蘇一戰，反之，正是意圖避免造成另一個「慕尼黑」而已。因此羅斯福總統夫人說，強調華萊士與貝爾納斯間的歧異是並不準確的，這句話爲今日美國人都應該服膺，同時也可以作我們瞭解美國的

因素。

蘇採取攻勢 為中國咆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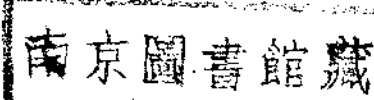
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蘇代表表萬羅米柯，指摘美國軍駐在中國，造成足以引起國際衝突之情況。萬羅米柯說「美國正在干涉中國，冰島，拉丁美洲之內政。」這是蘇聯對華萊士下野以後的美國政府以一個還擊。咆哮與反咆哮不斷在演出，却明顯地表示了中國的悲劇。美國與蘇聯，彼此心照不宣，他們却在想把中國作爲國際衝突的着火點，蘇聯如真不干涉中國內政，便不應該假手於共產黨的「革命」來造成內亂。美國呢？我們未必能夠肯定說是處心積慮要奴役中國，因爲他們曾經以「擊敗日本」爲目的，和我們有一段愉快的合作歷史。

巴黎和會 四外長會晤

巴黎和會，可是迄今仍毫無結果，強權政治的本質，披民主的外衣，究竟不很自然。巴黎和會談不出甚麼來，更不欲此多數表決的方法產生個決斷，於是又有四國外長會議之召開。

由英外長貝文提議，將巴黎和會過去已完成之工作，及如何尋覓最佳之方法，以加緊和會之進行而召開外長會議。因此四外長會議僅在討論建立一般性之規則，並不在研究任何問題。這叫做大家換換空氣，離開了不是利害衝突的問題，轉向空洞的原則，大家可以把臉紅的臉，回復於平靜。

我們應該提醒四外長一句話，巴黎和會之所以迄無結果，並非四強以外任何一國插嘴之故，而是你們四個人各不相讓之果，只要四外長真能妥協，巴黎和會豈難迅速完成任務。





民主又到了懸崖絕壁

大華力士

「民主」到了懸崖絕壁，唯一的希望是要共產黨改變作風，國民黨不可放棄實現民主的誠意，其他黨派及一般人士也要加強促進民主運動。

共產黨最近的作風害了一切，尤其害了自己，害了老百姓，害了「民主」！

害了共產黨自己，咎有應得，我們平時儘管愛護共產黨，但他既不顧客觀環境，又不聽國內外善意人士的勸告，吃了虧，活該，而且是「血的教訓」。害了老百姓，因為共產黨的不顧客觀事實，妄自尊大，不肯適可而止，一定要「血戰到底」，可以和不和，可以「分贓」了不分贓，使勝利後的中國老百姓，多嚐一年戰爭的滋味，這點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鐵一般的事實，也用不到我們多說明。只是害了「民主」，許多人還不覺得，我們不能不特別提出警告，不能不願諸關心「民主」的人士特別關心。

國民黨執政以來，「軍政時期」的混淆，「訓政時期」的脆弱，「憲政時期」的遲遲不實行及無法實行，我已經在二卷六期中說過了，也因此，國內有識之士一致呼喊實現民主，友邦也期待我們早日實行民主，民主政治總是多黨政治，因此，中國共產黨以第二黨的資格，挺身以「民主份子」自認，友邦也多所袒護，希望中國產

生多黨執政的「民主態勢」，只要一查三四年來美國的輿論和政府的措施，便知道美國朝野並不是曲意相共，而是希望中國走上多黨執政的民主道路，因此勝利後的種種運動都是為了實現這一希望，馬歇爾將軍之充任「政治特使」，委派熱識華情之司徒雷登為中國大使，乃至馬司兩人之僕僕京帖，不辭勞瘁，固然是為和平，基本亦為民主，執政黨方面固然早已決意召開國民大會，預備遷政於民，且亦高唱「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之新式口號，然而老實說來，對於如此緊逼的催生民主，執政黨中一部份人士並不歡迎的。可是我們的共產黨，因為心理變態了，目光短視了，腦筋頑固了，手段鬥爭了，貪得無厭，野心未已，却錯認國內人士的高呼「民主」，以為全是相共，錯認國際友人的協助民主，也以為全是相共，於是氣焰萬丈，咄咄逼人，這樣也不行，那樣也不行，政治有了成議推翻，軍事有了方案推翻，使對方腹中暗笑，使調人無所措手。要知你共產黨無論自大，無論狂吹，你的有資格的戰鬥兵，你的「人民」，你的「解放

區」。乃至你的信仰者，擁護者，究在執政的國民黨之下，國際國民，正式承認你是中國的老二，配給你老二的權利，那是極客觀，極公道的措施，你為什麼放棄這樣的好機會？好造化？

由地下走到地上，由茅廬進入廟堂，是任何政治人政治團體的初衷願望，共產黨鬥爭幾十年，犧牲千萬人，為的是什麼？還不是為「政權」？現在國內外幫助者大有人在，而且成議紛陳，祇要你明睿地簽下一個字，一切都解決了，府委可以分到三分之一（包括你的與黨），部長可以拿到三五席，正式隊伍依然保存，天下還有這樣合算的事嗎？而你坐失良機，一定要與歷史悠久，政權在握的國民黨平分春色，一步不讓，否則寧可推翻一切，擲擲下去，天下之愚，真是無過於中國共產黨了！

共產黨人也許以為不如此，不足與國民黨抵抗，所以不顧一切鬥爭到底，殊不知民主不是革命，革命是「你不好，打倒你，我來幹」的取而代之，民主是討好於民的政治競賽，誰的政策好，政績好，民衆便以投票的方式擁護誰，使誰執政，共產黨怕什麼？共產黨平日口口聲聲為民衆，前進，果真進步，果真為民衆，民衆擁護之不暇。第一次國大代表人數少，第二次選舉，代表人數馬上會激增，在政黨政治的形式下，國民黨怎麼把持得下去？最多，也不過在首屆國大會期間，到了第二屆，如果不好，馬上給選民們打下去了，打下去以後，便是第二大黨的天下。如其怕民衆不擁護，那你共產黨一定不行，一定言行不一致，活該，有什麼話說！

(下接第一〇頁)



見雞而捉

徐仲年

在後方，八年艱苦生活中，有人在使盡方法為他人服務，也有人使盡方法在與波作浪。竟有為了一隻雞而不問個忠實的見證，勝利終於被坦白者掌握住了。

這是在抗戰期間，於後方聽來的一個故事；現今全憑記憶追述，必然有遺漏，可能有錯誤。

我們展開地圖，看四川這省。我們先找戰時首都重慶，再從重慶沿着長江東下，就到了涪陵，——「涪」音「浮」，不讀「倍」，——更向東便是鄭都：從重慶到鄭都全部水程，涪陵居三分之二。重慶到涪陵，要坐十五小時的小江輪。涪陵處於兩條江的相會點：長江在其北，烏江（即黔江）在其東。另外有條涪江，雖則其名曰：「涪」，却不經過涪陵。這條烏江，直通貴州貴陽；說得正準一些：從貴陽到清水江這一節，稱作南明河；以下是清水江；再下，經過思南，直到沿河（貴邊），稱烏江；一入川，經過彭水，止於涪陵，是黔江；最長部份叫做烏江。可是，涪陵人把長江叫做：「大河」，把黔江叫做：「小河」。

這個故事發生地便在涪陵。涪陵是個山城。四川多山，所以有很多的山城，去過重慶的人，或見過香

港的人，都懂得什麼是山城。「山城」，便是倚山築城；城內的房子一層高似一層，城的本身也往往有「上城」、「下城」之分。這種山城普遍有兩個特點，也可以說是兩個缺點：（一）動輒爬山，爬百數十級石級是常事，有時要接連爬十多里路（例如重慶南岸，從海棠溪爬到黃桷樹），可不是登山，而僅是從平地甲到平地乙；（二）川省產煤，大家炊飯燒煤，煤灰亂飛，住在不太高的上層房子裏的人活受罪，——如果住得高，風把煤灰吹散了，就無妨害。

因為抗戰關係，建國大學奉令內遷，直遷到涪陵郊外的觀音閣來。涪陵這個城是狹長的，倚山面江，所以只能向兩端開展。從它的這端走到那端，就是橫穿而過，熱鬧街道大概有兩里長，其次的也有兩里長；這些街道都是互相啣接的一字長蛇陣，若說「豎」的街，只是些巷子；打個比喻，涪陵的街道活似蜈蚣，大街是牠的軀幹，巷子是牠的腳。涪陵最熱鬧處彷彿打過七折的無錫，不過街道更狹。在抗戰期間，涪陵是桐

油的惟一出口處，所以很富裕。而且公家或私人在涪陵郊外，奔渡坎的對江（烏江），設立了三井煉油廠，用桐油煉汽油。

走出涪陵城，沿着烏江，再前進三里許，即到觀音閣。這個地方的命名，因為此地有一隻奉觀音的閣。四周很荒涼，風景却絕佳。這條「小河」以艱險著名，灘多水急，每年必有許多船隻出事。為了適應環境，「小河」內行駛一種特製的「歪屁股船」。什麼叫做歪屁股船？不單上海人沒有見過，就是重慶人也不會看到：歪屁股船永不脫離「小河」而駛入「大河」。船很大，船尾翹得很高，有些像江南的「江山船」；只是它的尾巴一半很「正」，一半却「斜」了進去；宛如一位纏嘴老婆婆，只是纏得出奇，祇纏一面，每船船首有六到十二對排槳，每個水手管一槳，就是有十二個到二十四個水手在那兒搖；「家長」（船老大）高高立在船腰橫搭小橋上掌舵；此外還得準備替換接力的水手，管雜務的人，燒飯的人等等，人數相

當多。夏季，早上四、五時，他們出發了。他們的搖船有一定的節奏，他們的腳底打在甲板上，等於拍節。他們嘴裏唱着一支一支的歌，聽上去異常淒涼，却是情歌！每當好夢初迴，——抗戰時期做的往往是好夢，復員以來做的常常是噩夢！——睡眼朦朧間，聽得這種歌，乘着涼爽的清風，飛進敞開的窗來，遙想數千里外的故鄉，白雲在天，青山在望！江水無情，滔滔東流：不知是歡是悲，難審為喜為愁！

建國大學的師生搬到此地，雖則異鄉作客，却也愛此入畫的風景。翠山疊翠，錦江榮迴；「疊翠」與「榮迴」是寫實，而非象徵。當年我們看到米裏陽的山水，白雲如帶，環繞青山，以為這是想當然耳的寫意畫；必須經過巫峯十二，尤其現今面對不知名的遠山近山，方知米畫寫實，而自愧識見之寡陋！

然而涪陵雖小，生活並不比重慶便宜：魚與肉亦許便宜些，而衣着和日用品，祇須有個「洋」字或「半個洋」字（上海、漢口貨），就比重慶貴，而且貴得多。米和柴却便宜；出米的鄰水即在重慶涪陵航線上，未到涪陵，先過鄰水；柴，小河裏出產，運來就是。在那個時候，公教人員當然沒有用洋貨或半洋貨的資格；即使用土貨，尚須計算一下。照理講，建國大學師生員工的生活似乎應該比重慶各大學師生員工的生活來得舒服些，事實上却不如如此：實在因為生活費用太高，所發薪津無幾，而重

慶活陸間的差別是太微乎其微了！

爲了解決開門七件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其實是「八」件事，加上逃警報，——各級學校紛紛組織合作社，建國大學當然不能例外。消費合作社的需要，在四川各地爲最高；漢口就不甚需要；若說上海，乃僅僅見諸文章而已。所以，反過來講，上海人根本就想像不出什麼是內地的消費合作社；漢口人，看到一半，猜到一半；在於重慶人等，便一日不可無此君了。由機關借出或撥給資本的大部份，由各人出少數入社費（中央大學每人祇須花五元！）取得社員資格，再從社員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選出理事，理監事各選理事主席和監事主席；消費合作社的上層組織大致如斯。有的時候，還附設寄售部（小規模的拍賣行），或生產部（手工業）。社會部有專管合作社的機構，政府所發實物（米、鹽、糖、油、布），惟有合作社可領，或享受優待。重慶有全國消費合作社協會，有合作大樓，有合作金庫；足見合作事業的重要了。

民國三十三年元旦，靜悄悄地也是凄慘地過去了；「每逢佳節倍思親」，流淚後方的人誰不思家呢？而且破衣袋中裝的是空氣，並非法幣；求飽尙成問題，難道有餘錢辦年貨，像模像樣過新年？所以悲慘地、也只可靜悄悄地過了。

建國大學師生員工消費合作社理事

主席楊過時教授，看到同事們喪氣垂頭

，沒精打采，心中大爲不忍！他想：國曆元旦既然無聲無臭，舊曆元旦決不可再讓它這樣了。夫過節者，吃也，玩也。玩，他管不到；吃，他可以想方法。吃，必需花錢；他能幫人之處，即令人少花錢，而打「牙祭」（加菜）。他看「半年不知肉味」者委實太多了，所以首先要讓他們吃些肉；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合作社去買兩隻活豬，宰了，照原本加一成法定潤利（社會部規定如此）賣給他們，而且斤量加以限制（防止有錢的教授多買，妨害窮教授），大家就可以吃到便宜的新鮮肉了。第二隻嘉豬是雞蛋：合作社計口售蛋，教職員及家屬、甚至學生、每人可購十枚。第三樣菜是台戲，辦得好，必使人交口稱譽，乃是有「雞」之談的雞！涪陵原是出雞鴨的地方，所以也產蛋。不過，你休想買到便宜的「雞」和「蛋」：蛋，根本用來孵雞，很少出賣；至於雞鴨，都像備運到重慶去賣好價錢，如果就地買，其代價與重慶差彷彿。所以，爲了買「雞」和「蛋」，楊過時教授不得不派兩個幹員坐了合作社的木船，冒了危險（冬季溜水，急湍礁露，一不小心，船便撞碎），溯烏江而上，到數百里外的彭水去採辦，往返要好多天。壬午年臘月二十九日，各物辦齊；於是合作社門首揭示板上，貼出佈告：從明日上午九時起，出賣肉、雞、蛋，每一社員配購多少，價目若干。

這是一顆原子彈！全校興奮異常。

大家把合作社理事主席抬上三十三天：楊教授在校中達到任何人，這個人必定翹起大姆指，向他道：「頂好！」他走過教職員宿舍時，家家邀他進去喝杯茶，女主人陪笑道：「楊先生，辛苦了！」人心是肉做的，楊教授也暗自歡喜。雖則佈告中說得清清楚楚：各物準備充分，各人都有機會，不必擁擠，不必搶先。可是，從早上六時起，合作社門尚未開，門口已經擠滿了男女老幼一大羣人：大家一面等待，一面聊天，齊聲稱贊楊過時教授，任勞任怨，把合作社辦得有聲有色，爲大家造福不淺！足足站了三個鐘頭，大家果然達到目的，笑迷迷滿載而歸。午刻，校長公館特地爲楊教授送了一隻菜來。

合作社規定上午十一時半休息，下午兩時開門，五時半打烊。下午購雞的人更多，因爲已是大除夕的下午，如果錯過機會，要等待癸未年正月初四方纔買得到，那時早已「過」了。所以有許多人犧牲了中飯，在門口等候。我們說：「犧牲」中飯，未免過甚其辭：

猶太人式的小販已在那兒賣小麵包了。約莫在一時半左右，走來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手攜合作社的社員購物手冊，頭高高，氣昂昂，走入人羣。他不顧他人，肆力一擠，居然闖到幾乎最前線。這時購物的人都是教職員家屬，難得有幾個傭人，大家朝夕相見，混得很熟，惟有這位「少年英雄」陌生得利害。

。張教授太太低聲問身邊的李教授太太

；李教授太太轉詢許主任，許主任附耳回答道：「薛幼琳教授的野貓（順鈴子）！」李太太恍然大悟，轉告張太太；張太太便說：「這樣神氣活現，不過是雞民羣裏拾來的寶貴！」內中也有認識這位少年的，自然不去睬他，却聯想起薛教授：「聽說薛教授近來又病倒在床了？」「交節氣，哪得不吐血？聽說前天吐了兩茶杯，昨天吐了半杯！這種身體，還要貪酒：簡直是尋死！」「買隻雞補補也好，這位「大少爺」總會留幾根骨頭給他的假老子啃啃的罷！」一位刻薄的人接着說，當作結論。

這位少年英雄雖則最後一個到，却第一個不耐煩。他怒目四顧，找不到雞：原來教授與教授太太都有手錶，只因生活日艱，教授上課需要錶，——其實老教授上課不需要看錶，一課上來不致有多大出入的，——所以保留了，太太的錶便化作實物，被人吞下肚子；此刻他的前後左右全是教授太太們！他提起相當的嗓子，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彷彿想激起同情！同情却沒有！他更憤怒。他喃喃低語了半響，又側耳細聽一回，大喊道：「混帳！他們在裏面私賣！打進去！打進去！」他分開他前面的幾個人冒冒失失就去撞門，撞之不足，拔腳猛踢：門居然被踢開了，可是自己的腳尖也踢腫了。

他衝進去。大家不做聲，却跟了進去，看熱鬧，他衝到裏面，恰巧有兩三

鍾期森之死

張十方



鍾期森，並不是一位婦孺皆知的名人，他的死，作者也並不想將他誇大為「文化界的無可補償的損失」。祇是桂林大撤退中若干冤枉死的人之一。在勝利後追憶起這般冤死的同胞，我們不得不想起與災難有關的「道德」、「軍紀」，「愚蠢」，「自私」等等問題。

想起來已然是足兩年前的事了。三十三年九月中的狼狽慘慘的桂林大撤退，同業中一個人和他的父親遇難慘死，那就是桂林報總編輯鍾期森父子倆。誠然，在那樣大變亂的時代裏，死幾個人變成爲很平常的事了；我更無意因爲與他有點兒相識便誇大地嘆惜着什麼「那是文化界或新聞界無可補償的損失啊」這樣的話。祇是就算僅以略爲認識的朋友的份兒來說，總難免哀傷而至今還念念不忘的。以下記述着他的死難的種種，也够是湘桂大逃亡中一個悲劇的插曲呢！

想起了三十三年九月九日那一天在桂林，我是每回每回都帶着一種難以言說底酸楚心情的。流着汗，捱着艱苦的生活支持了幾幾乎整整三個年頭的一張報紙，是昨日出了它在桂林的最後一份了。城防當局頒佈了緊急疏散令，但除開這一紙文告，更要緊的還每天急速地緊迫而來的戰局，使報紙沒有辦法再持續下去。

那報紙，並不是我底所有物。但爲了一位朋友的付託，我把血汗在那上頭澆了幾乎整整三個年頭，扶着它顛簸地走着崎嶇泥濘的小徑，就這麼硬把它支撐住。這番，却在強暴的敵人的襲擊下它終於仆倒，使我感到的一種像永久喪失一

位親屬那麼沉重而無可奈何的傷痛。

昨天，用我的手結束那以血汗哺育了幾乎三年的報紙的生命；今天，還要帶着空虛悽寂的心情，不敢想能不能再回去應酬，我離開那所居住了三年，孩子也在那兒出生着的陋屋。

我的住處位於緊鄰住市區的市郊，它距離市中心的報館營業部約莫五六華里。爲了那兒消息靈便，以備一得到有交通工具的機會立刻可以走，今天下午我全家得搬住到那兒去。

回憶起來，一切情景是多麼新鮮到好像還是昨天的事情一般。天氣是火烘烘燒着那樣一味地

燥熱，焦悶的氣氛使人透不出一口氣來的樣兒。妻在流着汗默默地弄午飯，我繼續在收拾東西；帶着個未滿週歲的幼孩的家，這時驟陸地發覺必需要用而攜不走的東西是那末多：小竹林，洗澡盆，水桶，水缸，鍋，桌，碗，小車椅……。

沉寂地吃着不知是什麼滋味的飯菜的時候，我心裏想着：這該是在這所家屋裏底最後的午餐了吧。妻也是無言的，沉着臉亮望着菜碟，好久好久攪扒一口飯。孩子却安詳地躺在竹製的小搖牀上，彷彿還貪戀着那小搖牀臨別前的一刻。

離開家時，吃剩了攤在竹桌上的飯菜，還騰起着似乎可以摸觸得到的一股熱氣。所有的傢具什物，

都擺放在平日的老位置。我彷彿看到它們每一樣都帶着副哀求的臉孔，無告的眼神在埋怨我們這麼忍心把它們輕輕拋棄。

房門與堂屋門就那麼任由它敞開着，上鎖的事簡直有意地放棄了。明知是再也不會回來的，何必枉化力氣？

跨到門口，妻疾速地回頭一瞧，眼圈兒一紅，終於硬把淚水吞回去。

到達報館營業部，聽說掃蕩報撥到一輛三等客車的火車卡，下午五時頃，我打電話給鍾期森兄，看看能否在那車卡中便乘一下到柳州。電話打通了，纔知道這「聽說」祇是聽說而已，他自己也正爲了一家老幼的交通工具問題，不知如何是好。便約了互相幫忙，互相交換消息的話，把聽話筒掛上。

誰想得到，那是所能夠聽到的。一個朋友底最後的語句呢？而這從電話聽筒所聽到的文縷縷的語音，此時彷彿還在耳畔鳴響着呢。

在比擬爲蒸籠一點也不過份的火車廂的人堆中熬過了四個晝夜，神經給火一般的酷熱烤炙得有點失常，列車還是停在桂林的北站，要開動的消息連影子也沒有。桂林城區內連日轟起好幾個大火頭，把車

站上待車的難民的心，燒得像爛豬毛般，什麼也不是味兒。到得九月十四日晚間，突然有一批武裝人員，手持上有雪亮刺刀的步槍，擁登於我們擠在着的那隻難民車廂，聲言路局已把這車廂發給他們的部隊專用。事實上其時車站的辦事人員早已逃得一乾二淨，如今想到有這個「軍用逃難專車」的名堂誠不免漏出一絲幽默的苦笑。不過當時的情況却沒這麼悠閒，可是他們不由分說，強暴地把車中難民的行李抓起就向車窗外扔。在桂林城內幾柱冲天大火的照映下，車窗外仍然是一片悽愴的昏黯，我狼狽的樣兒如今想起來也可怕：一手挾住嬰兒，一手攙住亂七八糟的行李，悲憤的淚水蒙蓋我的眼珠，再也不能想到待在前途的是什麼命運。

在車站廣場上露坐一個通宵，直面向桂林城一團團沖起的火燄，我想起中國的前途。

第二天，我們開始了循公路線的徒步出桂林的逃亡的行程，其後換了三回黃魚車，受了種種苦難，總算在十九日下午到達柳州。

離開桂林與抵達柳州這五天的間隔，是多麼像難捱的五年辛酸的歲月啊！

在柳州，我遇到一位由桂林逃

來的派報工友，他哭着向我訴說，說他的老婆死在難民列車上了。而使我愕然好一會纔恢復正常的意識的，則是突然聽到的鍾期森的死訊。起初的傳說是「全家遇難」，其後證實是鍾期森和他底七十多歲的老父當場死難，老母和兩兒無恙，他底懷有六七個月身孕的妻，腿部重傷。

因為我是繞了一個大圈子，與近乎直線的鐵路分道而馳，跑的公路到柳州的，所以對最大部份人所採取的逃亡路線的鐵路間的五天所發生的事態，完全隔離，而一旦跨進柳州，立刻有太多血淋淋的故事，多到使人不敢相信它們會發生在短短的五天的時間內，因而生出加倍驚駭的感念的吧。同時，一旦聽到所熟悉的的人的死耗，作為僥倖未死的人的我，對於自己這番幾次直面死的危難的逃亡路上所親歷的苦楚，也就感到輕微得不需要再想憶起來一般。

在桂林，因為住的地方的鄰近，我和鍾期森兄經常會無意中遇到的。彼此都是沉默的人，遇見時也不過隨便打個招喚或偶爾站着交談幾句罷了。但無論如何，有三年時光的積累啊。一點一滴地積疊起來，我知道他是一個非常善良坦

安份的人。默默地做着自己的工作，而安於澹泊的生活。對人不僅謙遜親切，且具有一副幫助別人惟恐不及的忠厚心腸。記起九月九日通的那個電話，從聽筒裏我聽得出來，他的語調顯出一種因為沒有辦法幫我的忙而發生的愧疚，還殷切地告訴我，稍為有辦法就必定給我打電話來。這樣一個人，是那樣樣死了！我到過他家裏去，他全家的人我都會晤過。他的父親，一個白髮蕭蕭而滿面慈祥的老人，也那樣樣死了！是誰製造的罪惡這問題，再去追究實在是徒然的。世界上還有什麼比想到「死去」更令人感到沉重的無可言說的悲痛的呢？

關於鍾期森父子的死難的情形，以下記述着一位當時置身現場的目擊者的轉告。

踏上九月以後，達到最高峯的湘桂鐵路桂柳段的混亂情形，要詳細描寫起來真使人感到無從着筆。一切一切，完全是無秩序的，反乎常例的，不是常識所能想像的。那時，有錢還不一定行，更重要的還得有槍，而且那應當是由很多的人帶着很多的槍。爭取成為逃難至寶的小量火車頭底最有效的辦法，便是把槍口指定住站長或火車頭司機的腰眼；其後愈演愈厲害，甚且把

站長也綁在火車頭上，「雙管齊下」，於是列車便這樣地優先開走了。

大約是九月十三日吧，離桂林三四十里的蘇橋站，陷在極度的混亂裏。那兒停滯好幾列難民列車，車頭被調回桂林去了，列車開不動。其中的某一列車底一個車廂裏，乘坐着一位要員的家屬。這位要員，絕不是普普通通的，而却是那方面頂兒尖兒的。恰巧有一個突然謠傳的消息，因為地名讀音的訛誤，使人誤會為柳州東南面不遠處一個小地方，陷入敵手。雖則事實上敵人離那兒還相當遠，但在那樣的場合裏誰還能夠有辦法去辨別清楚呢？

這麼看，唯一的生路自然是趕快突過柳州，以免陷入敵人包圍圈。緊接着發生的事，是要員的衛隊把站長與副站長以及所有的站上工作人員，全數嚇得溜光了。可是站上一個火車頭也沒有，自然誰也沒有力量把列車拖走。

正好，其時有另一列難民列車從桂林方面開來，遠遠地，司機看到站上塞得滿滿，進站不得，同時站上沒一點指示傳過來，便祇好把列車停在站外相當距離的處所的車軌上。立刻有帶槍的人，跳上火車

頭；於是火車頭和拖來的那列難民列車脫了鉤，被帶走了。遙遙地於站外停在單軌上的列車，彷彿一個悲慘地被遺棄了的孤兒。鍾期森一家人，就乘坐在這列車底最末尾的車廂上。

陽光燒着烈火，那火簇緊緊裹住火車廂。車廂裏擠得沒一絲縫隙，迫真地是一個沙丁魚罐頭，使人透不過氣。車一停，車廂裏的空氣彷彿立刻凝結成一粒粒沸騰的水點，直向人的感覺上澆潑。初時，誰也不敢下車，祇好硬着泡在火裏一般待在上車上，生怕火車頭一下子轉來把列車拖走會爬不上車。等着等着，也就陸陸續續有些壯年男子漢跳下路軌，爲了透一口氣，爲了

撒一泡尿，爲了到水田裏弄點兒水擦擦臉……

攀掛着下到路軌的人漸漸多了，鍾期森也在這時下到路軌上。但爲了避免在車廂擠出擠進和攀爬上車廂的不便，動作不大靈活的老弱婦孺，是大都留在車廂上的。留在車廂中的人，就有鍾期森的七十多歲的父親，六十多歲的老母，懷孕的妻和兩個不滿十歲的孩子。

其間，大概還略爲間隔一陣時光，突然，隱約從東南面遙傳過來一串低沉的隆隆聲。聲調一秒比一秒沉重，一秒比一秒膨脹，巨大，響亮；顯然，又一列難民車從桂林開來。司機絕沒有想到蘇橋車站外遠遠的單軌上會有一個障礙物，故

而仍舊保持平常的速率。

陡然傳佈開一陣極度驚怖所引起的大混亂，像巨雷要憑空劈砍下來，像炸彈立刻要爆發，死神的巨掌馬上要掩蓋下來。誰也沒有餘裕僅僅想一想將會發生什麼，唯一的辦法幾乎是本能地使他們立刻採取自己認爲必要的動作。

鍾期森疾速地攀上車廂，那麼一個體質柔弱的人那時是把所有的全部潛藏的體力傾掙出來。他的眼珠冒着焦急的光，他的軀體震顫。他把老年的母親從車廂推下來，再把父親推向車廂外，再其次是兩個兒子和懷着身孕的妻。當他的妻子落到了路軌，疾速到幾乎比眨一下眼皮更要短，他來不及躍動，奔

馳而來的列車的火車頭，發出地殼崩裂一般的巨響，整個兒竄入停着的列車底末尾一節車廂的肚裏。

多少人的肢體滅裂成碎片，慘絕的尖號聲同時屬雜在一淘。在這聲巨響裏，鍾期森與整百的逃難的人，被埋葬在兩三節車廂的破爛的軀壳底下。他的父親，雖然沒有受到直接的撞擊，却在巨大的震撼中離開了人世。另一根鐵片，打傷了他的妻子的腿。

壓在破車皮底下的一些重傷未死的人，發着低弱而令人顫抖的哀號呼救聲，但四週的人祇顧搶掠破車摔出來的皮箱什物。若干分鐘後，火車頭的鍋爐中的火，在破車堆中燃燒起來……

(接自第四頁)

這是民主的正軌，共產黨不此之圖，輕輕放棄大好機會，使許多有利的成議推翻，使民主大道阻塞，使時局又開倒車，誰負責？政府嗎？政府已經讓步了，國民黨嗎？過去以「反動派」，「赤匪」相視的國民黨已經和你們同坐圓桌上，討論一年了。調人嗎？調人辱焦舌斂，鞠躬盡瘁了。當然是你們自己。

因爲共產黨的頑固陳腐與不智，使即將產生的民主政治又流產！現在好了，軍事如落葉之被掃，宣傳如吹散了的濃烟，黑幕揭開，真相畢露，不但使對方騰不起，一般人也騰不起，銀樣蠟槍頭，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當初國人感於你們的宣傳，外國也感於你們的宣傳，以爲實力充足

，堪與國軍比擬，你們的要求應該重視，現在誰重視呢？其實在四平街一戰，有識之士早已親破共黨的虛實，此時最好看風轉舵實行和平，在共產有所獲，無所損，在老百姓不知要減少多少痛苦，少死多少人，而民主政治也得早早實現。

現在，民主又面臨懸崖絕壁，千鈞一髮，搖搖欲墮了！從另一方面講，一部份頑固份子本主張「結束訓政」，一部份法統派又素主召開國民大會才算「還政於民」，不答應於國民大會前擴大政府基礎，容納各黨各派，實現聯合政府的内容，現在共產黨出乎爾，反乎爾，既無誠意合作，正合其意，何必勉強？在軍事的形勢絕對超越下，一部份軍人勢必抱持現實主義，以爲軍事可以決定一切，何必再談政治。老實講，像傳作

義這樣的人，算是深具民主思想的所以勸告共產黨改弦易轍，共同促進憲政，然而這些現象，又多少是妨礙政黨政治的迅速實現的，萬一有人錯覺，以爲「民主」不過是共產黨的口實，共黨既敗，又何必再民主呢？要是這種思想流行，中國的民主政治，恐怕又要遲遲產生五年十年，歸根結底，可是誰促成這樣的趨勢？

「民主已到了懸崖絕壁了，唯一的希望有三：第一，還是共產黨改進作風，宣佈促進和平的宣言，而且保證宣言的兌現。第二，執政黨不可被軍事的優勢炫惑，放棄實現民主的誠意。第三，各黨各派及一般人士應該加強民主促進運動，早日達成目標。」

口，不料那人的大手對準他們像一座山似的籠罩下來，跳蚤連忙跳下，手掌又罩下來，跳蚤又跳開，這樣，罩上罩下，跳上跳下總有十來回。白蠶是過慣了平靜安閒的家庭生活的，哪裏經得起這樣的大風大浪？他只得哀聲求告：

「讓我回去！讓我回去！我跟你出來，真是熱昏了頭。」

跳蚤就蹲在被上，白蠶從自己背上爬下去。而就在這一刻，跳蚤被那人的手指揪住了，用力一研，研做了粉末。

白蠶趕快爬回了家裏，妻子因為他好久不回去，已急得流淚了。

「好險！好險！」白蠶等到氣喘定了，才說出這兩句話來。

「到底是家裏好。」他吻着他的妻子、兒女，吻着家裏每一樣東西。「甜蜜的小小的家，我將永遠不離開你。老婆，我們永遠躲在這衣縫的小小的一角裏，平安地度過我們的一生吧。我們在這裏生兒育女，我們在這裏吃喝睡覺，任憑外邊有多好多大的天地，多緊張，多複雜的生活，我們牢牢守住這小小的堡壘——我們的家吧。」

第二天，那人把襯衣脫下來，往洗衣桶裏一丟，然後用熱水倒了半桶。白蠶一家所住的地方，暫時

還露出在水面。沒有浸到水，只是覺得周圍突然變得非常溫暖就是了。

「老婆，這是什麼回事，天氣突然間這樣暖起來？」

「是春天來了哩。」妻子說。

「那末，又是你產卵的時候了。我來替你預備。哈，哈……」白蠶感到了幸福，暢快地笑起來。

當他們所住的一角衣服漸漸地往熱氣裏下沉的時候，白蠶正替他那就要產卵的妻子預備這樣，預備那樣，又忙又樂……

經緯週刊徵稿簡約

- (一) 本刊為綜合性刊物，園地共開，歡迎投稿。
- (二) 來稿限用語體，並附新式標點，文長以一千五百至三千字為宜。
- (三) 譯題須附原文，或註明出處。
- (四) 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處，發表時筆名聽便。
- (五) 來稿一經採用，稿酬從豐。
- (六) 來稿刊載與否，概不退還，附足郵資及回件封套者例外。

參議會對市政府算是幫忙極了，龐大的預算案一通就過，經費向來源呢，擺在小民房客身上，參議會代表窮人的氣味太薄，代表市政府的氣味太濃了。

一面是全國豐收，一面是穀賤傷農，而一面又不斷的米價飛漲，不知誰在獲利，更不知政府管的什麼？

金鈔狂漲，物價步高，院長部長乃至中央銀行的總裁之流，照例還須招待次記者，發表談話。

公教人員吃了幾盒有霉味的「食盒」以後，物價大漲，真是倒霉萬分！「資本官僚」在笑了，給你們先嚐倒霉的甜頭，你們為什麼不準備準備，搶進些美金票呀！

共產黨宣稱今後將發動大規模海軍戰，這是自承無資格打陣地戰的明證，既無資格打陣地戰，最好不要爭城奪地，作軍事上的企圖，不如循規蹈矩，作政治上的鬥爭，而且也是民主政治的正軌。

大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範圍

桐油 藥材
鵝鴨毛
牛羊皮
薄荷腦

出口部

各國名廠出品
化學原料顏料
五金電器機械
建築材料香烟
洋燭及各種機器雜貨柴油火油

進口部

出租 沿海內
買賣 河輪船
航行

備有現貨
接受定貨
立即裝船

電話 二一八三
七四二〇
七〇七

總公司：上海中央路二四號

新學講座

「為民喉舌」的新聞紙

新聞評論序 程仲文

任何一張新聞紙，總喜歡自稱為「民衆喉舌」或「人民呼聲」等，究竟代表「民衆」的真實性如何是另一個問題，其爲發言的機關如「喉舌」者，那是沒有疑問的。

由於新聞紙必須發言，必須吶喊，於是奠定了「評論」在新聞紙上的地位。不僅是如此，以中國新聞事業的歷史與現實情況說，尤其有一個特色，即新聞評論先新聞報導而出現，新聞評論先新聞報導而健全發展。早年中國報紙多數是評論重於報導，以十之八九的篇幅刊出評論，以十之一二的篇幅刊些消息，如早年報紙中國日報，國民報，民吁報，民言報，新民叢報，時務報，申報，蘇報等都是如此；就是早年中國的報人，也都是「政論家」一流人物，而不是編輯家，或電訊工作者，如梁啟超，章太炎，以至葉楚傖，吳稚暉，張溥泉等；至於早年的新聞工作，雖然也有關於印刷術的改進，報業管理的研究，通訊技術的發明，但其成就與表現，却遠在新聞評論的精華成果之

下。比如目前報紙上的評論恐怕比之三四十年前梁氏章氏的論文，恐怕還要相形見絀呢。

但本質地說，新聞評論並不是新聞紙的主要構成因素，新聞紙的主要構成因素，應是「新聞報導」。

美故大總統羅斯福死後，有人發出一條消息說羅斯福有一項遺志：即是他預備在任滿下野後辦一張報紙，內容將爲不刊評論而僅載消息者，一國的人民，文化水準高，政治意識濃厚，新聞紙的評論是多餘的，非但讀者會覺得報紙的自言自語在畫蛇添足，而且還會說你強姦民意。因爲以報紙集團的社會經濟及政治基礎說，牠的廣度，決不會超過大多數人民的認識，所以報紙的評論，就容易弄成吃力不討好了。而現在的事實評論的趨勢，已在漸漸地向簡短的或幽默的形式去。

但這個說法，容易使人誤解，新聞紙既然是一「爲民喉舌」或「人民呼聲」，爲什麼新聞紙本身又會演變到沒有新聞評論的方向去呢？這問題的答案要看先有報紙？抑

是先有人民？亦即是說：如果離開人民的基礎，先有報紙，那末這個報紙如何會成爲民之喉舌呢？如果先有人民，那末由人民的意志所必需而辦報，自然可以使報紙成爲人民喉舌的。於此，我們可以說先有報紙的報紙，他們不會有進步的言論，不會有爲人民所需要的呼聲。評論等於無病呻吟。

其次是先有人民後有報紙的報紙，他以廣泛的人民利益做基礎，因爲是如此，報紙本身含有充分的客觀性與容納量，牠不能成爲發表議論，提出主張的政治的工具，而是報導現實的傳聲筒，主觀評論至此當難於措辭。況且人類社會如果有一天進步到「大同之治」，報紙本身報導機能必遠較評論機能爲衆所需要，則又是可以預言的。

不過現實地說：我們中國報紙，直到現在，還是以一篇評論爲它的主題，辦報的目的在吶喊，吶喊的地盤是評論，所以對評論決不放棄，主筆地位在報紙中的超越，在社會上的崇高，直到現在並無趨向頹勢的徵象。以我國國民教育的不普及，文化事業的落後，一般人民政治意識的薄弱，爲幫助讀者理解現實的新聞評論，它在新聞紙中的「王座」，依然會穩坐十年的。至於要其退於毫不重要的地位，恐怕是三十五年以後的事吧！

帆之歌 何其青

唱給帆聽

沒舵的帆
風向東你向東行
風向西你向西行
在無涯的人生的海上
你漫無目的地飄航著……

你傾覆了
你擱淺了
迎頭的大浪
披山倒海而來
將你擊打得已遍體鱗傷

給我一個舵啊

(連年的飄航
無數次的驚濤駭浪
你已失去了你的舵了
不，你就從未有過一個舵)

舵嗎——
能得自己去搜尋
在好的書本裏
在活生生的現實裏
當你行將滅頂而還未曾滅頂的長光
去吧，掙扎著繼續你的飄航去吧
有一天——
你是會找到你的舵的

零拾得羅

蘇聯代表維辛斯
基在巴黎和會演說中
涉及意大利陸軍，古
巴意大利社會會長巴
西非柯認為侮辱，特
致函維氏，要求和他
決鬥，約定雙方各持
手槍，相距五十碼互
擊。此法實比唇槍舌
劍之疲勞外交乾脆得
多。(德)

上海市府民政處處長張曉崧為
「撥用」寺廟作區公所一案，經王
正廷指出他的「不合法」處後，張
處長大為忿激，舉靜安寺玉佛寺和
尚吃喝嫖賭為例，問參議員道：如
此和尚，為什麼不能將他們的寺廟
拿來做區公所？一參議員道，若照
張處長的說法，吃喝嫖賭者都該供
獻他的私產為區公所之用，則如上
海之大，生活之奢，不知有多少
高樓大廈的主人該把他們的公館騰
讓給市政府也。(德)

民政處處長張曉崧，「向參議會
」以去留力爭「撥用」寺廟作區公所
。或云張處長對公事如此認真，至
於讚美，「去」之可惜；或云身為
「民政處長，連人民的產權都弄不
清楚。「留」之何益？(德)

機關主管人員，在出席參議會

報告工作的時候，每多被質問得啞
口無言，窘態畢露，如台灣某局長
竟因此面色慘變，當場險致暈倒，
尤其幾個問題滋多的機關，更覺得
難於應付，其中對答妙語的，當推那
位處理局的沈秘書長，他說：許多
問題，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成)

詹周氏殺夫案，覆審定判，仍
處死刑，有女配者某，大抱不平，
傳將撰文，為之伸雪，有人預料：
文章倘果寫就，定比大胆女作家所
寫「為殺夫者辯」一文，更見精彩
。(成)

上海市南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理
事長虞如品，因配給台糖，有失公
平，引起同業向當局控訴，虞得知
此項消息，不免煩惱，傳現正染病
服藥，大嚼苦味，或曰，這是多吃
甜頭的報應。(成)

據聞北平社會局通令各民衆團
體負責人，現尚有「主席」名義者
，妄自尊大，殊有未合，應一律改
為「理事長」。按蔣主席為軍委員委
員長時，各縣有財務委員會委員長。
黃河水利會備委會亦各有委員長，
立法院且亦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均未聞避諱改名，今蔣氏為國府主
席，便不許人民團體有主席。想無
是理。(德)

據傳：無錫地方法院汪院長最

近租到一所廣宅，進屋之夕，就聞
得樓上空房內有腳聲，陰曆七月三
十夜，樓上響聲更鉅，汪疑有不
肖之徒，在內搗鬼，即懷手槍上樓
，正待推門，不料門未啓而已有五
個人形直撲過來，不禁大喊捉賊，
家人聞聲畢集，却已絕無影蹤，正
擬反身，房內腳聲又起，進房偵視
，一無所見，如此纏擾，連日不寧
，當地人士，咸把這件怪事，當作
談話資料，有人勸汪到蘇州向張天
師買張靈符，驅驅邪氣，汪戚然曰
：這不是邪氣，恐係怨氣。蓋有些
小漢奸已經伏法，有些大漢奸反
逍遙自在。彼等心有不甘，故化作
厲鬼與我為難耳。其實關於漢奸案
件，均由高院辦。地院根本管不着
。該鬼等蓋未之深辨耳。(成)

兵工廠修械師周大生，在抗戰
初期，即隨政府遷渝，其妻留滬，
因無法生活，與同居趙東生發生關
係，當時雙方言明。本夫歸來，仍
隨本夫，立有合同存照，最近周自
渝歸，見妻已別屬，遂起糾紛，最
後講定，出籠之鳥，仍歸原主，房
屋各半分得，這種解決辦法，不失
公平，你既佔了無妻而有妻的便宜
，我也享了無屋而有屋的權利，交
賦同居，各免頂費，從此聯房接席
，可友可親。往事休提，鴉門永閉

。 (成)

暨大女教授謝討白，此次復員
，未被續聘，理由是夫婦不能同校
服務，那位校長先生，具有這樣巧
思，着實令人佩服，我還要貢獻他
一個建議，是「夫婦不能同校讀書
」，有了這項理由，在令學生退學
時，豈非又多一種方便。(成)

報載，燕大洩漏
試題案主角，乃天津
社會局長的大少爺，
這位少爺原在耀華中
學讀書，曾「帶槍上
課」云。從前聽說
有帶劍上殿的曹操，
而今又添了「帶槍入
學」的局長少爺。足
徵時代進步了。(德)

北平前門外某酒肆內，一日，
有二人前往對飲，微醺，偶因細故
口角，馴至破口漫罵，甲罵乙為漢
奸，乙罵甲為八路軍，方喧嚷間，
為巡邏所聞，一併執去。(德)

酒井隆伏法前，整理行裝極為
仔細。某報記者談謂比遠渡重洋還
認真。周佛海、丁默邨、羅君強等
由渝飛解來京，所攜行李多至數百
件。同時，蘇北逃出的難民，却已

弄得身無長物，狼狽不堪，前者可謂難死猶生，有罪勝於無罪，後者祇好以「好死不如惡活」為解嘲，庶免氣死（德）。

或曰：行百里者「半」九十；又曰：良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以此推論，有人作百里旅行者，祇須好好「上路」，再走「九十里」，便可到達了。（德）

此次公務員配售食盒，其中有早午晚三餐食料。每餐不同。不僅滋味可口，而且養份豐富，還有香烟洋火，糖菓，咖啡，以及大便秘。據說這都是美國士兵的戰時食糧，已經歷時四載，歷地萬里，但公務員領到了還是「如獲至寶」。足徵中美人民享受之懸殊。據聞抗戰初期，日軍的軍糧也豐富。殆至最後，物資缺乏，始不支而易粗糲。現代戰爭，原決定於物力之比賽。日本之敗，初不必待原子彈下降也。果爾，中國開始同失敗，最後也沒有勝利。更屬顯然。（德）

倫敦塔上，有一隻五十四歲高齡的老鴉葛立浦。最近因賦悼亡，該塔管理員特地為他到勃里貢山選

中一位十二個月妙齡的柯拉小姐做他的續絃。

美國人因為飼養某種蟲，須用蒼蠅為食料，有人特地開了一月公司，專門培養蒼蠅，以供給需要。

烏鴉與蒼蠅，在中國乃是人人討厭的東西。戰前，交通部為大批烏鴉在京滬路電線上宿夜，妨礙交通電信，特聘獵戶向此烏合之衆大舉進攻。戰後。虎列拉盛行，大家都用DDT向蒼蠅洩憤。同是烏鴉與蒼蠅，在英美與在我國所受的待遇大不相同。但不知今日為中國人民痛恨的貪官污吏，在英美不知是

否亦視同奇貨否？（德）

在「寸金地」的紐約，左右既受鄰居的限制，不能發展，屋主祇能向上「借天」，向下「借地」。

上建八十二層摩天樓無須向天堂納稅，下挖三十六層地下室不必向地祇王註冊。今上海生活逐漸美化，房屋地產一項，尤將步法紐約，惟中國天空飛機甚多，地下工作人員亦不少。現正有人向參議員要求確保「空」權與「地」權云。（德）

在淪陷區呻吟八載的朋友，向

吊銷牌照

經緯信箱

大美航空公司，便不致如此。

唐吉

中華×國

官國，或中華黨國，中華弊國，中華匪國，中華災國，不知唐先生以為那國較妥。（鍾華明問）

（答）皆不妥。中國應仿倣稿章辦法，牌號上加配。如老店為美肥中華號，新店為蘇記中華號。此外，如有必要時分設支店，另冠其他牌記，便不致名實不符了。

唐吉

撥用教堂可乎？

（問）本屆參議會，張處長晚崧以去就力爭「撥用寺廟」，引起

我苦笑：早知當年有如許地下志士在上海，當初我們又何必終日喘哉？（德）

經緯週刊

新二卷十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廿九日出版

定價國幣三百元

編輯兼發行所：經緯出版社

代表人：程文仲

經理：鄭文

印刷所：中國科學公司

發行所：經緯出版社發行部

上海虹口山陰路大陸新村三號

佛教會反感，登報質問張處長撥用之說，何所根據？雙方鬧得很僵。我想獻議張處長，於其在佛面上括金，長若撥用那些洋樓高臺的教堂禮拜寺，也好避免那些窮和尚極拚未知此計妥當否？（楊備問）

（答）教堂禮拜寺與「寺廟」，雖同屬宗教建築物，但前者有洋人作後盾，後者亦來自印度，但久已變成國貨。張處長雖「為區公所而受過許多苦惱」，以致「講話憤激」，畢竟也知道洋人惹不得。閣下之計雖好，恐張處長未必採用也。

唐吉